



The
Chronicles
of Narnia *The Voyage of
the Dawn Treader*

纳尼亚传奇七部曲

黎明踏浪号

[英] 克莱夫·斯特普尔斯·刘易斯 著
王斐君 译 朱宾忠 审订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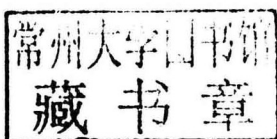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Chronicles of Narnia

The Voyage of
the Dawn Treader

纳尼亚传奇七部曲

黎明踏浪号



[英] 克莱夫·斯特普尔斯·刘易斯 著

王斐君 译 朱宾忠 审订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黎明踏浪号 / (英) 克莱夫·斯特普尔斯·刘易斯著; 王斐君译. — 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8.8

(纳尼亚传奇七部曲)

ISBN 978-7-5078-4003-2

I. ①黎… II. ①克…②王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①H319.4: I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66048号

黎明踏浪号

著 者	[英] 克莱夫·斯特普尔斯·刘易斯
译 者	王斐君
审 订	朱宾忠
责任编辑	宋晓舒 李 卉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[010-83139469 010-83139489 (传真)]
社 址	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 邮编: 100055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字 数	193千字
印 张	8
版 次	2018年8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8年8月 第一次印刷
定 价	25.00元

CRI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
盗版必究



克莱夫·斯特普尔斯·刘易斯（Clive Staples Lewis，1898—1963），英国 20 世纪著名的作家、评论家、诗人、学者。曾执教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，研究文学、哲学、神学，尤其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造诣颇深，堪称英国文学巨擘。代表作包含：《纳尼亚传奇七部曲》（*The Chronicles of Narnia*）、《沉寂的星球》（*Out of the Silent Planet*）、《皮尔兰德拉星》（*Perelandra*）、《黑暗之劫》（*That Hideous Strength*）、《卿卿如晤》（*A Grief Observed*），以及《诗篇撷思》（*Reflections on the Psalms*）。

目录

第 一 章	卧室里的画	001
第 二 章	在黎明踏浪号上	015
第 三 章	独岛	031
第 四 章	凯斯宾略施小计	045
第 五 章	风暴和余波	059
第 六 章	尤斯塔斯历险记	073
第 七 章	脱离险境	087
第 八 章	两次死里逃生	101
第 九 章	声岛	117
第 十 章	魔法书	131
第十一章	欢天喜地笨脚怪	145
第十二章	黑暗岛	159

第十三章	三位沉睡者	173
第十四章	世界尽头的起点	187
第十五章	终极之海的奥妙	201
第十六章	真正的世界尽头	215
译后记		231

第一章

卧室里的画



有个男孩名叫尤斯塔斯·克拉伦斯·斯科罗布¹，他叫这个名字真是名副其实。他父母叫他尤斯塔斯·克拉伦斯，老师叫他斯科罗布。至于他朋友怎么叫他，我无从得知，因为他一个朋友也没有。他不叫自己的父母“爸爸”“妈妈”，而是直呼名字：哈罗德和阿尔贝塔。他们都是紧跟潮流的先进人士——素食主义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穿特制的内衣裤。他们家里没几样家具，床上也没几件床单和被褥，而且窗子总敞开着。

尤斯塔斯·克拉伦斯喜欢小动物，尤其喜欢甲虫——那些死后钉在纸板上的标本。他还喜欢看书，前提得是信息类的书籍，比如那些带插图的书，上面画着谷物升降机或是胖胖的外国小孩在示范学校里做操的场景。

尤斯塔斯·克拉伦斯不喜欢他的表兄弟和表姐妹，佩文西家的四个孩子——彼得、苏珊、埃德蒙和露西。但听说埃德蒙和露西要来他家住，他倒也挺高兴。因为他骨子里就喜欢冲人发号施令，欺凌弱小，尽管他身材矮小，打起架来连露西都对

1 尤斯塔斯·克拉伦斯·斯科罗布的英文是 Eustace Clarence Scrubb，其中 Scrubb 中含有的 scrub 这个词根有“短小、劣质的东西”和“秃毛硬刷”等义。——译者



付不了，更别提埃德蒙了；但他知道只要是在自己家，他们就只是寄居，那他有的是法子让他们吃苦头。

埃德蒙和露西原本不想去哈罗德舅舅和阿尔贝塔舅妈家住，可他们别无选择。在那个夏季，他们的父亲要去美国讲学，为期十六周，母亲也跟着去，因为她有十年没过上真正的假期了。彼得正在拼命用功准备考试，假期里他会住进柯克老教授的家里，并接受他的辅导。在早年的战争时期里，这四个孩子曾经住在柯克家，一起经历过一段奇遇。如果柯克依旧住在那幢房子里，他准会让他们全住下。可不知怎的，柯克家后来就没落了，如今他住在一个小房子里，只匀得出一间卧室。而要把剩下的那三个孩子都带到美国，花费太大，于是最后就只有苏珊跟着去了。

长辈们都觉得苏珊是几个孩子中最漂亮的，可惜她学习不太好（尽管别的方面相当成熟），而且母亲说她“到美国去可比那两个小的能学到更多东西”。虽然埃德蒙和露西尽量不去嫉妒苏珊的好运气，可是要他们去舅妈家度过整个暑假倒真要命。“不过，最倒霉的是我，”埃德蒙说，“至少你还有自己的一间屋子，我可得跟那个史上最讨厌的讨厌鬼尤斯塔斯住一间卧室。”

故事发生在一天下午，埃德蒙和露西正待在一起，难得享受只有两个人的宝贵时光。他们聊的正是纳尼亚，这是只属于他们的秘密王国。我想，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国度，不过对我们而言，那只存在于想象里。在这一点上，埃德蒙和露西比我们幸运多了。他们的神秘国度真实存在，



而且他们已经去过两次了；不是在做游戏，也不是做梦，他们是实打实地去过。当然，他们只有依靠魔法才能去到那里，那是到纳尼亚去的唯一方法。他们在纳尼亚时就有过约定，或者说近乎约定过，总有一天他们还会回去的。因此你就能想象到，只要一有机会，他们就大肆谈论起纳尼亚来。

他们坐在露西的床边，瞧着对面墙上挂着的画。这是整座房子里他们唯一喜欢的一幅画。尽管阿尔贝塔舅妈并不喜欢（所以才把它放在楼上靠后的一个小屋里），可是又不能把它扔掉，因为这是别人送给她的结婚礼物，她可不想得罪送礼的人。

画面上是一艘船——一艘朝你迎面驶来的船。船头是镀金的龙头，张着大口。船上只有一根桅杆和一张巨大的深紫色方帆。从镀金龙翼的尾端看去，船的两舷是绿色的。这艘船正驶在一阵碧浪的顶峰上，近处的波涛挟着海浪和泡沫向你扑来。她正乘风破浪，快速前进，左舷略为倾斜。（顺便一提，如果你想把这个故事认真看完，可此时还没看明白，那你最好先想象一下，当你朝前看时，船身的左边叫左舷，右边叫右舷。）阳光从船的左边洒下来，于是那边的海水映出碧绿和紫色；另一边海水在船身的阴影下，泛着幽蓝。

“问题是，”埃德蒙说，“眼巴巴看着纳尼亚的船却上不去，是不是更让人心烦。”

“哪怕是看一看也好啊，”露西说，“毕竟这是艘地地道道的纳尼亚船。”

“你们还在玩儿你们的老式游戏吗？”尤斯塔斯·克拉



伦斯说，他一直在门外听着，而现在，他咧着嘴走进了房间。去年，在尤斯塔斯和佩文西一家人同住的一段时间里，他听到过四个孩子一起谈论纳尼亚的事儿，于是他喜欢以此取笑他们。尤斯塔斯想当然地认为，那所有的故事都是四个孩子编造出来的；而他自己，倒是蠢得无法编出任何点儿什么，因此他当然不认可纳尼亚的故事了。

“这里不欢迎你。”埃德蒙不客气地说。

“我正在构思一首五行打油诗，”尤斯塔斯说，“大致是这样的——”

有的孩子游戏于纳尼亚

渐渐变得瓜兮兮

“拜托，首先‘纳尼亚’和‘瓜兮兮’两个词儿根本就不押韵。”露西说。

“我押的是元音。”尤斯塔斯说。

“别问他什么鸭啊鹰的，”埃德蒙说，“他巴不得人家问他点儿什么，别搭理他，他自己就会离开了。”

多数孩子像这样碰一鼻子灰，不是扭头就走就是火冒三丈。尤斯塔斯却没有。他就是嬉皮笑脸赖着不走，不一会儿又开口说话了。

“你们喜欢那幅画吗？”他问。

“拜托别让他扯艺术那一套。”埃德蒙急忙说。可露西



还是真诚地回答：“是的，非常喜欢。”

“这画得这么烂。”尤斯塔斯说。

“你从这儿出去不就看不见了。”埃德蒙说。

“你为什么喜欢这幅画？”尤斯塔斯对露西说。

“嗯，一来，”露西说，“这艘船看上去真的像在航行，画中的海水看上去真的湿漉漉的，海浪也真的像是在起伏着。”

尤斯塔斯其实有很多话来回答露西，可是他一言不发，因为他看着海浪的时候，也觉得像在起伏；他只有一次乘船的经历（还只是去怀特岛），但是晕船晕得厉害，现在他一看画上的海浪就又体会到可怕的晕船感了。他脸色发青，却想再看一眼。而紧接着的一切，让三个孩子都目瞪口呆。

他们现在所见的情景，如果用白纸黑字描述出来，很可能难以置信；不过即便你亲眼看见，也会觉得如此。画上的东西在动。并且，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在放电影；电影里不会有那么逼真的色彩，那么清晰的画面，那么身临其境的感受。船头俯冲进浪里，激起一大片浪花，又猛地冲上来，把海浪甩在船后，这时他们才头一回看见船尾和甲板，可紧接着第二个浪头迎面打来，船头又翘起来，船尾和甲板就又看不见了。一直放在埃德蒙身边的练习本此时开始哗啦啦地翻动，甚至飘到空中，向埃德蒙身后的墙飞去。露西的头发都吹打在脸上，就跟在刮风天里一样。这会儿确实是在刮风，不过这风是从画里向他们刮来的。突然，这风里还夹杂了一些声响——海浪沙沙的冲刷声，



海水拍打船舷的哗哗声，船身嘎吱作响的声音，还有回荡在海天之间水与空气持续不断的怒号。不过，真正让露西相信她不是在做梦的是那股气味儿，那股浓烈咸涩的海水味儿。

“快让这停下。”尤斯塔斯的声音传来，声音尖锐刺耳，透着恐惧和暴躁。“你们两个又在玩什么鬼把戏。快住手。我要去告诉阿尔贝塔——嗷呦！”

两兄妹本来对冒险早已习以为常，可谁知就在尤斯塔斯喊了“嗷呦”的同时，他们也一齐叫出声“嗷”。因为又冷又咸的海水从画框里冲了出来，汹涌的海浪打得他们浑身透湿，连气儿也透不过来。

“我要把这幅烂画毁掉。”尤斯塔斯大声叫道；而就在这时，几件事同时发生了。尤斯塔斯冲到画前，对魔法略知一二的埃德蒙，立刻跟上他，警告他别做傻事；露西从另一边抓住尤斯塔斯，却被拽着向前冲。这时候，如果不是他们的身体正在越变越小，那就是画越变越大了。尤斯塔斯跳起来，想把画从墙上扯下来，却发现自己竟然站到了画框上；在他面前的不是玻璃镜面，而是真正的大海，海风推着海浪，像拍打礁石一样向画框冲来。他吓昏了头，紧紧抓住也跳到他身边的埃德蒙和露西。孩子们又是挣扎，又是喊叫，折腾了一会儿，正以为保持住了身体的平衡，又一个蓝色的巨浪在他们身边涌起，把他们拖进海里。海水灌进尤斯塔斯的嘴巴，让他那绝望的哭喊戛然而止。

露西暗自庆幸去年夏天她学会了游泳。说真的，如果她



划水划得慢一点儿，会游得更好；另外，海水比从画儿上看起来要凉得多。不过，她还是采取了失足掉进水里的人该做的措施：保持镇定，踢掉鞋子，甚至紧闭嘴巴，睁大眼睛。他们依然离船身很近，露西看见绿色的船舷高耸在他们头上，还发现有人正从甲板上看着她。这时，并非在意料之外，尤斯塔斯慌乱中一把扯住了露西，于是，两个人一起往下沉。

当他们再次浮上水面时，露西看见一个白色的人影从船舷上跳入水中。眼下，埃德蒙就浮在她的身边，脚踩着水，他抓着还在嚎叫的尤斯塔斯的两条胳膊。接着，又有个人从另一边伸出胳膊托住了露西，这人的脸庞隐约有些面熟。船上的人七嘴八舌地叫喊着，舷墙上人头攒动，绳子随之抛下。埃德蒙和那陌生人把绳子绕在露西身上。绕好绳子似乎花费了很久很久，露西脸色都发青了，牙齿咔嗒咔嗒地打颤。而实际上并没耽搁多长时间；他们是在等绳子稳当，以便拉露西上船的时候她的身体不会跟船体发生碰撞。但尽管他们做了很多努力，在露西终于浑身颤抖着、湿嗒嗒地站到甲板上时，有一只膝盖还是被磕得淤青。接着，埃德蒙被拉了上来，然后是可怜的尤斯塔斯，最后是那个陌生人——一个比露西大几岁的金发少年。

“凯——凯——凯斯宾！”露西刚缓过来就喘着气叫道。原来他是凯斯宾——他们在上次造访纳尼亚时，曾助他登上王位的少年国王凯斯宾。埃德蒙也立刻认出他来。三人喜出望外，互相握手，拍拍互相的背。

“不过这位朋友是谁啊？”凯斯宾笑容满面地转向尤斯塔斯。谁料尤斯塔斯哭得更厉害了，像他这么大的男孩碰上



浑身湿透这种事，大哭一场无可厚非，可也没哭得这么厉害的，他还在那儿干嚎：“让我走！让我回去！我不喜欢这里！”

“让你走？”凯斯宾说，“上哪儿去？”

尤斯塔斯冲到船边，期盼在海面上看到悬挂着的画框，或者还能瞥见露西的卧室。可眼前只有泛着泡沫的海浪和浅蓝色的天空，海天一望无际，延伸至地平线的远方。尤斯塔斯吓得魂儿都飞了，我们也不好责怪他——他立马就晕船晕得天翻地覆。

“嘿！赖尼夫，”凯斯宾对一个水手说，“给两位陛下送上香酒来。在水里泡了太久，需要喝点儿东西暖暖身子。”凯斯宾称埃德蒙和露西为两位陛下，因为他们同彼得和苏珊一起，早在凯斯宾即位的很久很久以前就是纳尼亚的国王和女王了。纳尼亚的时间流逝速度跟我们世界里流逝的速度全然不同。如果你在纳尼亚过上一百年，当你回到我们的世界，你还是在离开那一天的同一时刻。可如果你在自己的世界过了一星期再回到纳尼亚，可能已经过了千年，也许只一天，也许就一会儿，你不到那儿就不会知道。因此，佩文西家两兄妹自上次，也就是第二次到纳尼亚冒险以来，这次回到纳尼亚（在纳尼亚人看来）就像是亚瑟王重返英国了一样。有人说，亚瑟王会回来的；而要我说的话，他回来得越快越好。

赖尼夫端来一瓶香气满溢的酒和四只银杯。这酒来得正好，露西和埃德蒙呷上一口，顿时感到一股暖流直贯脚趾头。尤斯塔斯尝了一口后却一脸苦相，吐了出来，接着又开始晕起来。



他一会儿又开始哭，询问这儿有没有“普朗特里”牌的添加了维生素的营养品，能不能用蒸馏水来调制，还坚持到了下一站时无论如何都要上岸。

“你可真带来了个活宝啊，兄弟。”凯斯宾笑着对埃德蒙咬耳朵，可还没等他说完，尤斯塔斯又发作了。

“啊！噢！那究竟是什么玩意儿！快把这恶心的东西弄走。”

这一回他吃惊倒是情有可原。因为舱尾里确实冒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东西，正朝他们慢慢走来。你不妨管他叫作——老鼠——的确是只老鼠。不过这只老鼠竟然靠两条后腿站着，看上去有两英尺高。一条细细的金箍斜套在脑袋上，一只耳朵在金箍下面，另一只在金箍上，箍里还插着一根深红色的长羽毛。（老鼠皮毛的颜色很深，近乎黑色，这样的打扮十分醒目。）老鼠的左爪搁在一把宝剑的剑柄上，剑身几乎跟他的尾巴一样长。他的平衡能力极强、近乎完美，他在摇晃的甲板上庄严而优雅地踱着步。露西和埃德蒙一眼就认出他是雷佩契普，是纳尼亚王国的能言兽中最骁勇善战的老鼠大军的首领。在贝鲁纳的第二次战役中，他获得了不朽的殊荣。露西真想把他搂在怀里抱一抱，她一直都想这样做。不过她知道自己享受不到这种乐趣，因为这样做对他很不敬。因此她单腿跪地和他说话。

雷佩契普迈出左腿，收回右腿，鞠了一躬，亲吻露西的手，再挺直身子，捻着胡须，用尖锐高亢的声音说：“臣谨向女王